

光緒辛巳年重修

惠州府志

三

惠郡城北文昌宮藏板

惠州志卷二十四

藝文二

道一篇跋

程有守 徽州

鼎石周先生以藩節按循論道西湖之澣不佞謬忝師帥時率循士造席聆奧旨已而葉韓夫氏輯先生之講錄與薛中離之真詮合爲道一篇傳焉不佞竊惟道一之說肇自子輿而本於羲畫夫畫易也易天道也一則陽之數也迺孔子又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一爲陽儀矣顧一之上加以太極何哉蓋極之動斯爲一一得極之全體純陽也陽純者乾統乎天易卦惟乾爲無對繼極不稱儀故道之一乃太極也極不落於數象卽元公之所謂無極而先

生之所謂虛也微獨易不佞以春秋起家其間誅伐獎賞豈不綸綸威蕤而素王指歸究在以天自處天之爲物也不貳其以一之道貫春秋明矣然則孔義者其曠世無對之一者乎我明王文成首倡良知嚆矢一代要以證諸虛合諸一一斯易易斯天君子之能事畢矣心體旣一豈必言而歧之又豈必言而合之故合猶意也一猶象也由一以觀虛由虛以觀先生而韓夫之爲是篇也識其大矣今義畫遠矣而良知在焉如必區區曰若何而講錄若何而真詮無論非先生所以發明道一之旨卽不佞亦屬贅辭哉

惠州府教場振武亭記

潮州知府郭子章泰和

夫兩軍相壘人各懷鬪心士競含生氣而卒有一敗敗於所不便而死於其所不習夫其所以不便且習者豈獨其卒之咎咎坐於將卒者之教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伏雞搏狸乳犬犯虎夫何幸之有國家兵制二百年來蓋三變云始郡國制衛所領以百夫長千夫長統於萬夫長其弊也統綺弱將旄倪充伍一變爲民兵廩於里甲隸之有司其弊也比肩廝與駢足郵遞聞於千楯無補城堦再變爲召募半四方亡命者郊塗多壘稍藉其勁悍其弊也恃力驕主馮衆脫巾往者辱撫臣於錢塘挾總帥於西川朋徭賊於東山其無賴於國何以異間右民兵而說

者胥咎其將之無教深哉乎其言之也國初郡郊各設教場以訓戎卒比者召募成行主將往往卽其所簡練之惠州教有場在南郊亭堂蕪場帷幄風雨萬厯甲申秋參戎洪將軍至謀於郡守黃公曰古者四民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而矧在五兵兵之設也春糝振旅秋獮治兵同居同遊同樂同和故夜戰足以不乖晝戰足以相識今教有場矣而臺壘不設目耳不一非以成威神而肅斧鉞也黃公謀之郡丞鄭公別駕馬公司理孫公僉聽其議上之巡道鄭公守道韓公報曰可乃朋心協訾庀工鳩材築臺廣五尺有奇長幾十二丈中爲堂顏曰振武左右爲兩翼前設壘以崇牙旗喧鼓角臺後爲後堂經始於是年冬十一月

已事於乙酉夏六月會子章以考績入會城道惠陽二公
出郊祖餞謁余一言紀之余惟教者訓練之謂也振者奮
揚之謂也今之教且振者不過曰旌旗旛麾之節金鼓笳
笛之聲縐綸籠轂之飾率然招搖前卻左右之應如斯而
已居亡事威目威耳慄不可犯猝有急坐漏舟中伏燒屋
下耳安所得勝兵而用之聞之司馬法一人學戰教成十
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
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每變皆習乃授其兵今所謂
一人者誰乎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微
哉微哉勝在不可知今將而知微者誰乎蓋其學也乃所
以爲教未有不學而能教也者其微也乃所以爲振未有

不微而能振也者此大將事也洪將軍起家儒生魁武闈
予嘗得其試策讀之說詩書敦禮樂蓋庶幾學而知微者
頃者程鄉之訐醜類悉殲渠率未獲守道楊公以文激將
軍將軍軫輔車之急授計左右蹠萬山中折其首以獻天
子潮惠千里草墊再收將軍之教肅而武振類如此召募
卽悍亦惡敢恃力衆以傲將軍異日者臨大敵剪鉅寇吾
知惠陽一路皆便且習者吾潮亦永賴藩蔽哉是時黃公
方建文昌祠以州處諸生而復相將軍振武亭以專治五
兵益合文翁龔少卿治蜀渤海兩施之惠陽可不謂總文
武兼剛柔者哉黃公名時雨姑蘇人鄭公名天佐閩人馬
公名伋孫公名鳴教俱楚人洪將軍名夢鯉亦閩人

黃太守去思碑記

葉夢熊

夫民心豈不至神哉所向如水赴壑卽隄防不能止渙而欲萃之是猶挽河流還崑崙勢不可矣然其機又非能以煦咻招徠智術籠絡惟浸灌於膏澤淪洽於心志浸淫漸漬深入於民而不知卒之貽永利久而不忘此召伯甘棠至今爲烈也往牒載郡守以治行顯著莫盛西漢世言去後思動歸何武而梁公豫州羊祐峴首灼然耿光輓近世吏治未聞兢兢彼古人豈操異術將所謂得民心之難歟何靳見若此大都郡國司牧握虎竹守列城赫然尊寵若與閭閻隔越顧其施爲措注於民未始一日不相聯屬也自務文法者急簿書事筐篋者腹膏血而闕茸不振巧伺

競捷又將以六傳視其官奈何不秦越是民民亦秦越視
何論去後明興餘二百年郡守以遺愛稱者惟陳士希數
公記載不覩而余及耳目則孰與海虞黃公賢也黃公負
性明爽宅心仁厚由秋官郎擢守惠僻在一隅且承凋殘
後法弛吏媮民瘠然煩苦公至則申飭條款戒郡屬毋得
貪殘病民首進諸父老詢利病次第更張之立保伍正約
法制事典興廢墜尊高年禮賢詰憤版籍脫漏則窮治飛
詭刑大猾開首訐一洗而正之憫民俗些窳則儆游惰時
勸誨俾民知作業尤極加意縫掖修起學宮盛鐘鼓管絃
陳詩書禮樂庀其未備申其未飭督屬惟恐至於修建以
完風氣不遺餘力民賴其利詳訊以出疑獄沉寃獲雪六

載合郡廢墜無不修舉吏兢兢奉約束民熙熙樂常業父
老子弟莫不加額稱頌明德未幾擢嶺西兵憲去之日號
泣隨車者輒爲不前迄茲逾歲而民思益不解父老數十
輩以余知公相率寓書於齊問所爲紀載盛美俾貽無斁
咸謂余儕小人自童孺迨今且班白垂老矣但知識以來
守無兩黃公者縱不能如河內父老借寇失今不傳使後
世子孫尸祝將何考鏡也余忻然作曰夫民心豈易得哉
茲觀惠民於黃公是三代直道猶存耳公在惠政一稟之
公平正大未嘗爲煦煦姑息至其用賞罰不以一青掩片
長不以美材忘寸朽澤流而不有德盛而不居以故愈久
而民愈思豈區區能招徠籠絡者況也諸父老寓書余讀

其詞猶惻然歛歔不知古所稱召父杜母何如乃豐碑所
豎他日將必有過豫州而環立觀峴山而墜淚者矣公勲
名威赫寰宇將握樞要澤九垓則蒼生沾洪潤頌名德者
尙且未已惠特爲之伊始卽余言之雖不足重亦庶幾傳
信哉乃因父老之請敬揭大概勒之貞珉俟國史采焉公
名時雨字化之

歸善彭侯去思記

郎中 王守允

一人而繫萬姓之懷一時而希千古之誼其必有以當人心之同符天則之正其事與人殊而其意不諧於時者矣夫衆姓若水故適於水之性者納之百川將互注淵洄相得而忘於海苟砥之石則怒號噴薄奔崩而咆哮莫可禁止何則拂其性使之然也故不拂於水之性者水罔不歸焉不拂於衆之性者衆罔不附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周邵伯漢何武魯恭卓茂之徒是也夫今之父母茲民者蓋未嘗不鄙彝而寇仇之者也其不鄙彝而寇仇之者必其廣鈞譽巧取官無有忠信惻怛忱惕之洵美此何以繫於人心焉吾邑侯彭公卽其所以施於民與民之戴於

侯蓋依依視甚戚然以觀於檢察鑑衡之司顧不能信而
且獲與之課殿尋改郡博行民無童白皆泣下若失慈母
匍匐以其狀上乞留於代巡王公僉謀壘石立碑又欲構
堂肖侯貌將歲時伏臘奔走瞻望以比於甘棠去思焉余
心甚疑之然諦思之侯信古之良者也余邑初自戊午盜
賊蝟起彌蔓谿谷間民之化於盜者十五其不化於盜而
罹其殘暴踐蹂焚溺而死者殆無算焉蓋幾十年餘於茲
羽書旁午出徵兵四合轉輓芻糗無甯歲民甚凋瘵所謂
倒懸之勢也使爲吏治重蹙是治亂絲而棼之也將焉賴
之侯至示之篤誠雅尙節約清白堅自勵嘗單騎往來屏
輿從僚屬化之迺並乘騎時民苦賦役叢劇競遁去邑因

爲虛侯政崇寬平務撙節以與衆休息里民翕然歸之私
無五斗之儲而侯不知也公無十里之瑛而侯不恤也又
曰民去郭數里許遂爲盜區衆皆無所耕穫蒿萊沒於井
畝蓁莽彌望迺旣不能請以與民蠲損奈何復峻法征之
賦以此緩又不欲終民訟曰汝必相讓成毋強訐予惟汝
釋侯惟善知人民無遠邇疾苦幽隱及若姓系枝連櫛比
罔不洞悉人以此不能欺亦不忍焉此豈非古所謂豈弟
者與夫昔馮元叔者令浚儀單騎赴職所乘馬不與芻豆
俾作齊馬夏侯湛爲令急卹民隱而緩於公調政甚清簡
多暇間焉昔人賢之傳之於今以爲美談此二者皆侯之
所欣也而謂侯者此曰激而彼曰怠夫又何睽焉萬姓至

神雖愚不易欺甘棠去思千古之誼也雖阿所好迺不能
比比見於庀邑長而侯顧自致之此豈侯之私於民民之
私於侯與侯之政皆不拂乎衆之性余故曰其必有以當
乎人心符於天則其事與人殊而其意不諧於時者矣去
之日士民遂書余言再拜送之於郊歸而勒諸貞珉亦將
以識終不諉於侯云侯楚之衡陽人名良臣

署海豐馮侯遺愛記

葉夢熊

國制經百里而邑邑寬長吏長吏而下環百里而林林者皆吾民卽皆吾赤子願民罔常懷上愛之則懷懷之不忍而去而戀慕生焉則亦懷理不爽也惟我馮侯以戊子初冬自永安來署海豐事甫數月卽以治行擢令番禺瀕行矣邑之民悵悵忡忡徬徨構會計借留計卧轍竟莫得以慰其私迺居闐闐操奇贏者捐貲募役計立碑於邑治石坊之左率其屬白余志之余曰碑者備也余不文不足以備侯美僅述所聞言之侯之蒞豐也蹈潔矜名秉貞履一毅然以一介不取自持而敝衣糲食是甘雖其家人恬焉無怨尤足以覘刑于義方之化而于一切世味不以繫心

而賦緩衡平費省固空舞文逐宿蠹釐犬不吠月魚不驚
瀾禁商舶以救荒創社倉以備歲步行露禱則天澍甘霖
加惠拊循則民安衽席而秀麥有歌菁莪有誦庭絕干謁
之私野無城社之患肫肫慈祥種種惠政真有匝洽寰封
而人人均露渥然若屬亦自是愛而懷之殷重其遷而有
是舉乎僉曰然夫苦盛暑者嘯之以和風憂隆寒者照之
以冬日困大旱者蘇之以霖雨吾儕利獲蠅頭逐逐爲叟
穉待哺計遑遇不卹民隱者朝取夕支日朶月削直重者
輕售物貴者賤售稍不如命則鞭笞隨之此民之不能聊
生也自侯下車一盡刷而公售之而毫無所損官不濫需
而商不廢業人不售欺又奚翅和風甘雨冬日之溫潤乎